

第一章 太傅嫡女成小妾

初春時分，天色和孩兒臉一般陰晴不定，晴了沒多久，綿綿的雨絲便伴著一聲聲清脆的雷落下來，打定主意要給脫早了襖的人們一個教訓。

京城，謝太傅府中。

雨下得越發大了，丫鬟星牖端著一簍子炭走在廊下，透過雨幕中的芭蕉葉，她看見一方古樸的青玉拱門，拱門上掛著「青蕪院」的牌匾。

牌匾上的字是她家小姐謝苗兒十二歲那年親手寫就，琴棋書畫、簪花沏茶，沒有哪樣是她家小姐不擅長的，她的樣貌家世更是一等一。

可這錦繡堆裡長大的人，卻偏偏生來帶病、自小體弱，還未斷奶便開始吃藥，倒春寒的日子雨水綿綿，小姐的身子越發不好了。

星牖歎氣，快步穿過了拱門。

古樸雅致的小院裡，一個紮雙髻的丫鬟正蹲在爐子前打扇煎藥。

星牖低聲問她，「藥可都浸透了？」

小丫鬟乖巧答道：「浸足了半個時辰才開始煎的。」

星牖點點頭，接過她手中的扇子，「妳把炭拿到小廚房去，我來看著火。」

小丫鬟應聲退下。

望著爐灶裡橙黃的火焰，星牖有些出神，前段時日宮裡的太醫都來過了，含蓄地表示她家小姐大限將至。

藥香氤氳，說不上好聞還是難聞，星牖吸了吸鼻子，端起煎好的藥，輕手輕腳地走進裡間。

她家小姐正在午歇，屋內的帳幔全放下來，一室光影昏沉，配著外頭淅淅瀝瀝的雨聲著實讓人昏昏欲睡。

聽見星牖的腳步聲，幾根削蔥似的手指探出了滿繡團花蘭草的雲帳，室內昏暗，本就幾無血色的指尖被襯得更顯瑩白，一瞧便知它的主人是個纖弱的小姑娘。

星牖道：「小姐，藥好了，不過還燙著。」

帳內，謝苗兒壓根沒睡，她的心口悶悶地痛了一整天，自己時日無多這件事情她比旁人更清楚。

她輕笑，「星牖姊姊，扶我起身吧。」

少女的聲音清亮卻有些乏力，恍若枝頭的倦鶯之啼。

星牖應聲，她打起帳幔，挑亮了燈台上的燭火，屋裡亮了起來，臥在錦褥之上的少女眸子裡映著搖曳的光。

饒是伺候了謝苗兒多年，看慣了她懾人的美貌，星牖的心依舊跳漏了一拍。

是一副怎樣的面孔呢？

躺在床上的謝苗兒氣色並不好，經年的沉痾折騰得她眼下烏青、臉頰瘦削，可於她而言，這樣的瑕疵反倒讓她玉雕般沒人氣的小臉真實了起來。

如夜明珠被蒙了層薄霧般的輕紗，光華雖稍遜，卻更有一種沉靜下來的美。

星牖眼神暗了暗，小心翼翼地扶謝苗兒倚著軟枕坐起身。

瞧她的動作太過小心，就像捧著疊易碎的瓷器，謝苗兒又笑了，打量著星牖的神

情，開口問道：「煎藥的時候，妳可按我說的去做了？」

她的語氣平常，可星牖聞言卻忽然撲通一聲跪倒在床邊，「小姐，奴婢懇請您三思！」

三思？謝苗兒心想，囿於這方寸天地養病的時日太長太久，何止三思，百思千思都是有的，賴活不如好死，靠藥續命，多苟延殘喘幾日又有何意趣？

「去把藥端來吧。」謝苗兒的聲音冷了下來，不容置喙。

星牖沒有再勸，她伺候謝苗兒多年，看著她從小小姑娘長成了小姑娘，知道她是如何的倔強。

不多時星牖端了藥進來，謝苗兒從她顫抖著的手中穩穩接過了藥碗，望著深褐色的湯藥微微有些出神。

碗裡是她日日都要吃的續命藥，不過她做主加重方子中幾味藥的分量，讓它成為了一服虎狼之藥透支她的氣力，至少讓她在及笄的那日「迴光返照」，和家人一起用一頓飯。

謝苗兒仰起脖子，一飲而盡。

小小姐的病情好轉，不少下人都看見她去正院請安。謝太傅和謝夫人自然高興，闔府上下都得了賞。

二十五那天謝苗兒就要及笄了，夫婦倆原本打算大辦，可女兒執意不要，說只想一家人好好用一頓飯，夫婦倆便作罷了。

小女兒體弱多病，謝太傅夫婦對她一向百依百順。

二十五當夜。

謝家人口簡單，謝太傅為人清正，沒有通房妾室，長子長女都在京外不好回來，於是這頓家宴只有謝苗兒和謝太傅、謝夫人三人。

沒有珍饈美饌，只有淡茶小炊，謝夫人幾度笑著紅了眼圈，謝苗兒也極為滿足。這兩年她的病發作得越發厲害，能起身走到正院的次數都不多，偶爾身體好些，坐起來吃不了兩口就要吐，她不欲讓爹娘看了難受，已經許久沒這樣和父母一起用飯了。

宴畢，若干健僕扛著箱籠走了進來，謝夫人說：「這都是妳哥哥姊姊趕著時日從外頭給妳送來的及笄禮。」

謝苗兒含笑道：「等兄姊歸家，我一定要好生謝謝他們。」

謝太傅補充道：「單子我看過了，旁的大多尋常，不過妳兄長送來的一個玉鐲倒是有些意思，他說是前朝將軍陸懷海的陪葬，不知怎地流到海外又傳了回來。知妳欽佩他，妳兄長就把它送回來了。」

聽起來很是稀奇。

前朝二百七十三年，陸懷海是其中最奪目的將星，他年少成名，平海亂、定八方，打得倭人節節敗退。

而為邕朝立下汗馬功勞的陸將軍，最後卻因捲入開放海禁的爭端，惹來皇帝的忌

憚和猜疑被革職問罪，活活穿了琵琶骨，廢了一身好本領，卒於押送回京的路上。死在疆場外的將軍難免讓人歎惋，所以百年來陸懷海始終仰慕者眾，因而帶著他名頭的物件太多，多是古玩商為了賣價捏造的噱頭罷了。

謝苗兒雖不覺得那鐲子是真的，也感念著兄長對她遙遙的記掛，尋出那枚玉鐲握在了掌心。

謝夫人在旁嗔道：「這孩子也真是的，哪有給妹妹及笄禮送陪葬品的？也不擔心不吉利。」

謝太傅不贊同，「夫人這話我就不能苟同了，這陸懷海雖是前朝人，卻也赤膽忠心，如果這物件當真是他的，反倒是有英靈庇佑，何來不吉？」

「是是是，我可說不過你，罷了罷了，苗兒喜歡就好。」

瞧著爹娘鬥嘴，謝苗兒不知為何，忽覺得自己懸著的一顆心放了下來，真好。

一家人又閒話了一會兒，最後是謝夫人下的逐客令。

「時候不早了，星牖，好生送……送小姐回去休息。」

星牖應聲，謝苗兒站起身，向爹娘深深拜了一拜，「女兒別過，爹娘務必要珍重自身。」

拜別之後，她不敢再回頭看他們的表情，緊握著星牖的手腕邁出了廳堂。

身後，謝夫人仍舊在碎碎叮囑著，「路上黑，掌燈要小心，別走西邊，那裡鋪的是鵝卵石，有積水滑得很……」

說到最後已是泣不成聲。

星河高懸，皓月當空，謝苗兒聽著母親漸遠的叮嚀，不甚優雅地抬手抹掉了眼角的淚。

她知道這是自己和她們的最後一頓家宴，他們也知道，他們默許了她任性的選擇。勉力走回臥房時，謝苗兒已是力竭。

星牖扶她躺下，望著她哽咽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謝苗兒手腳冰涼，嚥下了喉間的腥甜，積攢了一番力氣才勉強開口，「下去吧。」

說罷，她倚著雕花的床架，支起雙腿，把臉埋在膝上，獨自蜷縮起來，像一隻把腦袋埋在翅膀下的小鸚鵡，收入懷中的那只玉鐲恰到好處地硌了小鸚鵡一下。

哥哥是忠厚人，不會為了給小妹送禮編造奇聞異事，說不準這真的是陸懷海留下的東西呢？

於是謝苗兒歪著頭，摸出這枚據說是陸懷海陪葬的玉鐲，就著窗外皎潔的月光細細端詳。

是一塊通透的好玉，倒和史書中的陸懷海一樣不染纖塵，哪怕身陷囹圄也不曾折下脊梁。

謝苗兒欽佩這樣的人，第一次從邕史中讀到他的傳記，她哭濕了整片衣襟以及一隻袍袖。

歎他有勇有謀，惜他被誣慘死，也羨慕他馳騁山海，如流星般劃過，百年後也依舊有人銘記。

如果有機會，她真想和他舉杯共酌，再告訴他，好好活著好好打仗，可千萬別牽

扯到朝政當中了！

想到這兒，謝苗兒忽然失笑，她這個命不久矣的泥菩薩居然還想著渡前人。

收回思緒，她發覺這掌中不知真假的玉鐲，對她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，方才不知不覺中竟反覆摩挲了它許久，也是緣分。

最後，謝苗兒乾脆將它放在枕下，安然合上雙眼。

眼前是一片虛空，不知過了多久，似夢非醒的謝苗兒緩緩睜開了眼，只一眼她就察覺到不對勁。

怎麼回事？這是哪裡？

她確實還倚在一張床上，可這張架子床斑駁掉漆，床尾的雕花都掉了半闕，這根本不是她的臥房！

謝苗兒拿起枕頭護在身前，驚恐地站起身往床下走，她又發覺不對勁了。

她生了太久的病，從頭到腳都是沉重的，眼下的她卻覺得呼吸吐納無比自如，半點阻滯感也無。

謝苗兒試探性地動了動自己的手腳，扶著牆走到了門邊，縈繞她十多年的虛弱無力感竟也消失了，還沒來得及探究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就聽得一陣越來越近的喧譁。

「和狐朋狗友去青樓廝混，我們陸家還沒你這麼出息的！看老子不打斷你的腿！」

「躲！你還敢躲！」

「好啊，我倒要看你能躲到哪裡去！」

「天殺的，用這麼粗的棍子，你要將太郎打死不成？」

男人在斥罵，女人在尖叫，夾雜其中的幾道腳步聲越來越近，這場戰火居然在往她這邊燒！

活了十五年，謝苗兒第一次見識這樣生猛的場面，登時愣在原地，不知自己該繼續往前還是往後躲。

她是誰？她在哪？

啪搭啪搭的腳步聲更近了，一個看起來約莫十七八歲的少年跟被火燎了似的，踏著青石板磚急吼吼地往謝苗兒身處的小院跑。

此時此刻，謝苗兒腦子裡忽然冒出了一個荒謬的猜想——

她所欽佩的前朝將軍陸懷海，好像……正是家中大郎。

庭院的南北兩面都種了滿架子的薜荔，綠意盎然，把謝苗兒的視線擋了個七七八八，透過葉片的縫隙勉強能看見少年的身形。

他在架子前停住腳步，轉過身向小院外喊道：「小杖則受，大杖則走，父親罵我便算了，難不成連孔聖人都要一起罵？」

一陣風捲過，蔥綠的葉片迎風搖動，正巧讓謝苗兒瞥見了少年的側臉。

他身板直挺挺的，眉眼英氣得很，鼻骨的形狀也生得極好，因為還未到加冠的年紀，一把頭髮只草草用髮帶束起，未被收攏進去的碎髮有長有短，長的隨意垂在額前，短的自顧自翹著，活像炸毛的獅子狗，少年蓬勃的生命力差點沒把謝苗兒掀了一個大跟頭。

疑似這位少年親爹的男人追了上來——

「陸懷海，你不要以為你翅膀硬了我就管不了你了！」

荒謬的猜想居然是真的，謝苗兒倒吸一口涼氣，驟然見到日後會彪炳史冊的陸將軍，她心裡的激動難以言表。

逢此巨變，她甚至來不及分辨自己該是何種心情，就聽得他們又吵了起來。

謝苗兒把自己藏在門框邊，試圖聽清他們爭吵的內容。

陸懷海的父親陸澣章氣得直跳腳，竄出嘴的沒一句官話，她聽不懂。

被親爹指著罵了許久，少年似乎也不急，還有心情揪著綠葉子玩兒，他慢悠悠地回道：「這世上，還有親爹來兒子小妾院子裡抓人的道理嗎？」

他這話說的很缺德，關鍵缺德中還有幾分道理，隔輩的男女之間當然要避嫌，否則豈不是成了扒灰？

他爹還真沒辦法臉不要了跑到兒子的妾室這裡來拿人！

這句話殺傷力極大，連一直試圖袒護他的母親蘇氏都沉默了。

陸澣章更是被他這句話氣得一個倒仰，身後的老僕趕忙扶住他，陸澣章大手一揮，直接推開身邊所有人，就站在小院門檻前，遙遙指著陸懷海的鼻子開罵。

這一回，躲在後面不敢出聲的謝苗兒就算聽不懂，聽口氣也能聽出來肯定沒一句好詞。

陸懷海如今才十七，正是氣盛的年紀，怎麼忍得，當然要反唇相譏。

他作勢揮了揮袍袖上飄落的草葉，回嗆道：「爹，您快走吧，兒子要和哪個妾睡覺，難道您還要管嗎？」

有這麼「爭氣」的兒子，陸澣章臉色鐵青，狠狠踏了踏腳下的石板磚，隨即轉身，把手上提著的棒槌丟給蘇氏，「妳慣出來的好兒子，妳自己收拾！」

陸澣章拂袖而去，陸懷海垂下眼，盯著自己的鞋面，一言未發。

原本鬧得人耳朵都在痛的場面霎時冷下來，蘇氏在院門口盤桓許久，最後深深望了陸懷海一眼，也走了。

被丟下的棒槌順著小徑咕嘟咕嘟往裡滾，陸懷海心裡窩火，直接給了它一腳。

這棒槌常被僕婦浣洗時用來捶打衣物，也不知他爹從哪摸來的，棒槌上粗下窄，一腳下去便打著旋繼續往架子後面滾，正好滾到了謝苗兒腳邊。

陸懷海心煩意亂，順勢回身一瞥，這才發現門框邊還躲著個小姑娘。

小姑娘長得好看，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，就是這眼神怎麼看都有點傻，懷裡還抱著個枕頭？

他皺眉，回來的路上，聽說祖母莫名其妙給他買了房小妾回來，他已經覺得夠奇怪。祖母早些年神智出了問題，不發病時還算清醒，一發病就要折騰得人仰馬翻，若是買了個傻子回來……

陸懷海的揣測不能說錯，因為謝苗兒確確實實是看傻了眼。

他們爭吵半晌，她只艱難地捕捉到了兩句話——

首先，他陸懷海因為上青樓被他爹追打；其次，陸懷海叫囂著要睡小妾，把他爹氣走了。

謝苗兒腦子裡嗡嗡響，甚至沒空糾結史書上一心征戰、沒有妻妾的陸懷海怎麼這麼小就出入秦樓楚館，因為第二句話更致命。

這簡陋的小院裡只她一個女子，腦海裡能捕捉到的記憶碎片告訴她，陸懷海跟他爹叫囂著要睡的妾，正是她本人。

感受到陸懷海投來的探詢目光，謝苗兒恍然回神，「我……你是……」

陸懷海心下一鬆，還行，口齒清楚，看起來不是個傻子，只是被他嚇到了。

市井潑婦吵架也沒他家熱鬧，一個才來的弱女子如何能不被驚嚇？

他自嘲般笑了笑，想起來自己方才說的混帳話，心裡有些愧疚，朝謝苗兒解釋道：

「在下陸懷海，納妳進府的是我祖母。對不住，我剛剛說的話妳入耳別入心，我和家中不睦，吵起架來話趕話，並非存了冒犯妳的意思。」

聽到那句「在下陸懷海」之後，謝苗兒徹底僵在了原地。

見她一動不動，陸懷海以為是自己的態度不夠有誠意，莊重地朝她拱手一禮。

他離得更近了，謝苗兒急急後退兩步。

這院子很小，她這麼退了兩步，頭都差點磕在後頭五斗櫥上，而陸懷海越過薛荔架後站的地方離她本就十分近，再這麼一彎腰一低頭，飄逸的額髮幾乎都快戳到她的眼睛了。

謝苗兒深吸一口氣，害怕被眼前的少年聽見她怦怦的心跳聲，她不知道該說什麼好，最後只低聲說了句，「無妨的……」

陸懷海似乎也很不擅長單獨和姑娘相處，摸了摸自己的後腦杓，說：「妳好好休息，我就不打擾了。」

隨後一溜煙似的跑了，沒走正門，是從北邊的院牆翻出去的。

動作嫻熟，一看就是翻牆老手。

之後謝苗兒把自己關進了臥房裡思考，老天爺把她推入這樣的境地，她需要花一點時間理清自己的處境。

日頭從正中慢慢偏斜，期間有個管事的僕婦來了一趟，帶來一大一小兩個小丫頭，說是她既入了府，該有的都會有，這兩個丫頭以後就伺候她。

謝苗兒應下，差使她們去收拾院子裡其他的屋子，然後倚坐在紅漆剝落的窗前獨自思索良久。

從前她曾偷偷遣星牖去外頭書肆買過話本，什麼神鬼志異、書生小姐，她雖不以為意，但也當樂子看過好些。

話本裡常有這輩子過得不如意的夫人，為彌補遺憾重新回到過去，或者去另一個朝代過日子的故事。

謝苗兒想，她的遭遇大抵也如是。

現在這具身體的主人也叫謝苗兒，與她的模樣有八分相似，還和她一樣生於三月二十五。爹娘對她一直不錯，家中經營著一家布坊，算有些薄產。

謝苗兒十歲那年，母親生下一個弟弟後便難產去世，父親悲痛數月，第二年娶了續弦照顧小兒，繼母雖比不上親娘，對她也算慈愛，這一年還給謝家再添了一個女娃娃。

一天天過下去，這個和她同名同姓的謝苗兒，出落得一日比一日出眾。面容姣好的女兒，謝太傅可以護得住，商戶謝老爺卻不行。謝苗兒才及笄，就被城中一個叫張端的壞胚盯上，他說起來算不得什麼厲害人，不過仗著自己有個世襲百戶的舅舅罷了。可民如何與官鬥，謝老爺寄望於破財免災，連布坊的產業都變賣了大半，可張端還是死咬著不鬆口，謝老爺自知不妙，讓續弦杜氏先帶著幼子幼女悄悄出城回鄉下娘家躲禍。這一躲就是陰陽兩隔。謝老爺帶著大女兒躲了許久，最終還是被張端帶人抓住，這渾球甚至還羅織罪名來壓謝老爺，逼他將女兒獻給他。謝老爺當然不應，最後和他們廝打起來，齟齬間被打破頭死了。謝苗兒哭著逃到大街上，身後的混混還在追，她走投無路，攔住了路上迎面而來的一輛馬車，馬車裡坐著的正是陸家的老夫人。陸老夫人的病時好時壞，正巧今天神智清明出來逛逛，就碰到了這起子事，她叫人攔住混混們，救下了哭求的謝苗兒。陸老夫人是正經官家老夫人，張端不敢招惹，只得作罷，不過他也不虧，左右把謝家的產業搞到手了。原本到這兒，這一段差不多就了結了，也能算是個老夫人救美的佳話。偏偏陸老夫人突然發病，她坐在馬車裡握著驚魂未定的謝苗兒的手，喃喃低語——

「我出來是要做什麼？哦……我是出來給懷海買山楂糕吃的。糕……對，我想起來了，我要給懷海買一個妾伺候他——」

說著，陸老夫人竟直接拉著謝苗兒去衙門裡，把納妾這件事就這麼辦了。她一發病，陸家的下人不敢招惹，只能順著她的意思，而可憐的謝苗兒還沒反應過來就按了手印，成了陸懷海的妾。她在陸府的第一晚，想到自己難產而亡的娘、被惡人害死的爹，還有自己未卜的前路，加上這幾天擔驚受怕四處奔波，憂怖之下風寒加重，天還沒亮就撒手去了。謝苗兒捂著心口，很是為她難受，也不知是何機緣讓自己有幸用另一個謝苗兒的身分繼續活下去，但命運將她推向了這裡……

謝苗兒眼眸一沉，既然占了人家的身子，那強娶殺父之仇，她也合該替她去報一報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成了陸懷海的身邊人。從前為了治病，謝苗兒在娘親的陪伴下求過許多神亦拜過不少佛，身體卻每況愈下，她那時心想，也許世間根本就不存在神佛吧。可是現在，謝苗兒忽然很感念祂們。或許真的是神祇降下的天意，讓她以另一種方式活了下去，甚至還來到了陸懷海十七歲時，她有機會自由行走在天地間，也一定可以讓陸懷海不再落得那樣的下場。

眼下還是長平二十三年，陸家因為如今的主心骨陸滄章被遣到台州衛任指揮僉書，舉家從延緩搬到了這裡，屬於陸懷海的故事還沒有開始，一切還來得及。

想到這些，謝苗兒忽然振奮了起來，她一定不會讓陸懷海走向歷史上的結局！

第二章 一路相伴至終局

就在此時，一陣短促的敲門聲傳來，謝苗兒以為是新來的丫鬟找她，清了清嗓子說：「進來吧。」

門外的人推門而入，卻不是她以為的小丫鬟，而是陸懷海。

他踏著月色走進了這小小的臥房。

陸懷海來得突然，謝苗兒騰地站了起來，然後……然後就不知該做什麼了。

她爹、她兄長、她姊夫都沒有納妾，她並不知道妾應該怎麼對待自己的丈夫。

她暗罵自己，呸！方才還在心裡想了那麼多，怎麼真見到他，連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了？何談以後救他！

謝苗兒的局促顯而易見，陸懷海自然看得出來。

他原本的打算是，納了便納了吧，反正陸家不缺一口飯吃，就當她是個盆栽好了，他不會對她做什麼。

不過今天下午他抓了府裡一個下人把情況問了清楚，才知原來他的妾是這樣的小可憐，家破人亡，他還讓她聽見了不少混帳話，她看起來那麼纖弱，別被他的話給嚇死了。

於是把親爹氣得要砍人都不以為意的陸懷海，心底升起了一些愧疚，還是決定跑一趟解釋。

他說：「謝姑娘，我不是趁人之危的人，妳莫要怕，既然老夫人救了妳，妳好好待著，不必對我戰戰兢兢。日後妳若有了合適的打算，同我直說便是，我放妳離府。」

外面的世情對於如今的謝苗兒而言更是陌生，哪怕不是為了陸懷海，她也不會輕率地離開。

不過他的一席話還是叫謝苗兒心裡暖意盎然，可他越是這樣，她心裡越覺奇怪。

他對她的言行並不孟浪，反倒稱得上有翩翩君子之風，這樣的人真的會去青樓狎妓嗎？他又為何在面對自己親爹時一句話也不肯退讓？

謝苗兒壓下滿腹的疑惑不表，朝陸懷海淺淺一福，「多謝……多謝陸公子。」

他叫她姑娘，她便學著他的口氣喊公子。

陸懷海見她眼神清明，確實不像被嚇到的樣子，點了點頭，「那好，我先走了。」

他不是話多的人，轉身就走。

這回，他好像還是要翻牆？

望著他的背影，又望了望右手邊的門，謝苗兒迷茫了。

她下午和丫鬟簡單說過幾句話，知道她住的這個小院是西廂房後頭圍出來的，牆一翻就要出府。晌午翻牆出府不算奇怪，可夜色已深，陸懷海怎地又要翻出去了？

他不會又要去青樓吧！

謝苗兒鼓起勇氣喊住了他，「陸公子，這麼晚了你要去哪？」

十七八歲的少年郎，當然不會和自己的妾說，他這個點了還得翻牆出去，是因為他爹發了大火，說他要睡妾當然可以，那就一輩子睡妾的肚皮上，永遠都別回自己屋裡，所以他現在無處可去，打算投奔狐朋狗友那兒湊合一晚。

陸懷海還是要面子的，他繃著臉，思考該直接走不回答，還是編個理由？

謝苗兒雖然猜不到具體的原因，可是晌午鬧的那一遭她親眼目睹，是以隱隱能猜到陸懷海和家裡鬧翻，不想待在府裡。

她再度鼓起勇氣對他說：「不如……在我這裡歇一晚。」

此話一出，別說陸懷海了，就連謝苗兒自己都吃了一驚。

謝太傅家家學淵源，謝苗兒七歲那年就能啃石磚般的大部頭史書，陸懷海陸將軍這個名號，她從讀史起就記了許多年。

她早知他的姓名，幾乎可以把他的生平倒背如流，可說到底，也才見了眼前這個男子兩面。

她之前身體不好極容易生病，難得出門，院子裡伺候的除了丫鬟就是嬖嬖，她見過的同齡男子一隻手都能數得清了。而剛剛她竟對著一個才見了兩面的男人，說出了這麼孟浪的話！

謝苗兒猶自懊惱，陸懷海已經轉過身，不無訝異地看著她。

太陽已經落山，月亮將將升起，屋子裡只點了一盞光亮有限的油燈，昏暗的光芒把少女的眼睛襯得格外閃爍，就像遺落在山野裡的星星。

她大概猜出來自己像個喪家之犬一般往外跑的原因了，所以要留他一晚。

小姑娘臉皮薄，話一出口，自己都覺得後悔了吧，硬生生把一張小臉憋紅了。

陸懷海幾不可察地歎口氣，正打算打個圓場糊弄過去，卻見謝苗兒頓了頓，眨著澄澈的大眼睛，繼續向他發出邀約。

「我……我沒有別的意思，反正這裡也是你們陸家的地方。天很晚了，二更就要宵禁，你會不會來不及找落腳的地方？」

謝苗兒絮絮地說了一長串，與其說是在勸陸懷海，不如說是在勸她自己。

她雖赧然，可下午冒出來的念頭還在她腦子裡——

她不願看到陸懷海英年早逝、草草收場。

可她只是重活一次，並沒有什麼神力仙法，如果她和他連話都說不上幾句，她還怎麼改變他的結局？所以謝苗兒只好大著膽子繼續留他。

況且能和自己欽佩的人物相交，本就是一件妙事。想到以後能真真切切地去貼近他，感受他波瀾壯闊的一生，謝苗兒也就不怯了。

前面十五年裡除了病痛，謝苗兒就沒有碰到過旁的糟心事，所以她並不會隱藏自己的情緒，臉上變換的神色被陸懷海看得清清楚楚。

先是羞怯再是釋然，最後眸子裡居然還微微閃爍著期待的光？

小姑娘眼裡那股沒來由的期待打得陸懷海措手不及，讓他把還沒出口的那句「不必」收了回來。

他原本打算去一個朋友那蹭一晚，那個朋友姓李，是台州城出了名的紈褲子弟，酷愛眠花宿柳、吃酒賭錢，這個點指不定上哪逍遙去了，找不到人也不好貿然就

去人家府裡。

天色已晚，打更人開始在街上敲鑼，過了二更還在街上遊蕩，被抓起來到時候還得他爹去衙門提他……

她說的也不無道理，反正這裡是陸府，她是他過了明路的妾，他留宿在這天經地義。

陸懷海喉結上下滾了滾，說道：「好。」

見他許久沒有回應，謝苗兒還在糾結自己要不要繼續勸他留下，忽聽他答允，她下意識眉眼彎彎地笑了。

新來的兩個丫鬟是對姊妹，一個叫大妮一個叫二妮，被陸家人買來不久，還沒改名。

謝苗兒問她們，「院子裡一間旁的屋子也沒有嗎？」

大妮面露難色，道：「一共只有三間，奴婢下晌才來，才把陰面的耳房收拾好。」

謝苗兒有些為難了。

她前世的謝家，在寸土寸金的京城都有好幾處五進的宅院，青蕪院裡星牖住的都比她眼下的臥房還要大上許多。

長在錦繡堆裡的謝苗兒第一次面臨地方不夠的困擾。

兩個小丫鬟面面相覷，她們不明白謝姨娘為什麼發愁，少爺來了，難道不和她歇在一處嗎？

謝苗兒稍加思索了一會兒，丫鬟們的耳房雖小，但是她今晚去擠一擠應該也是可以的。

於是她對大妮說：「今晚我和妳們……」

她的話還沒說完，另一邊的陸懷海用左手掌心搓著自己右手的手背，走了過來。這麼一會子功夫，他居然見縫插針地在旁邊打了兩套拳，還嫌薜荔架子礙事，把它們都搬到角落裡，當真是行動如風了。

他朝謝苗兒道：「打個地鋪就好。」

謝苗兒下意識「哦」了一聲，他既然發話了，那便這樣吧。

謝苗兒想，臥房雖小，打個地鋪的地方還是有的，夜裡將帳簾放下倒也不算太局促。

於是她便和兩個妮一起去鋪地鋪了。

陸懷海沒太在意她們的動靜，今日光顧著和親爹幹架，白白荒廢了半天。

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道理，放在練武上也是。

陸懷海慢條斯理地打過拳後，信手抄了把苕帚來當劍使，才使出第一式，他便被灰塵撲了滿面。

「啊呀！」謝苗兒忙道：「陸公子，下午她們才用這苕帚掃的院子。」

陸懷海有些狼狽地咳了兩聲，眉峰沾上了草屑，他尷尬地抹了把臉，把苕帚丟開了。

「不練了，梳洗吧。」

謝苗兒看著他的樣子，忍不住又彎起了唇角。

日後打得倭人滿地找牙的陸將軍，現在還只是個和她一般大的少年。她心中原本模糊的陸懷海形象，有如被春風拂過的柳梢頭，忽然生動了起來。不知陸懷海在磨蹭什麼，謝苗兒梳洗完了他都沒好，謝苗兒便先坐在了地鋪上。小院雖簡陋，多餘的床褥還是能湊出來的。打地鋪的體驗對於謝苗兒來說很是新鮮，她張開手去比褥子的厚度。褥子還算厚實，她安下心來，天氣還算熱，這樣睡一晚也不至於著涼。屬於陸懷海的腳步聲來了，他還在長個兒的年紀，身形不算寬闊，但是月光將他的影子投下，還是足以將縮在地鋪上的謝苗兒全部籠罩。謝苗兒抬頭，見他一臉不高興的樣子，不由有些忐忑。他是哪裡不開心嗎？謝苗兒還是有些害怕的，畢竟她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尚不足一日，唯一熟悉的陸懷海具體是個什麼性子，她也還不甚明瞭。陸懷海指了指旁邊的床，說道：「上去，我睡下面。」謝苗兒並不是自討苦吃的人，之所以主動選擇地鋪，是因為她覺得自己算是這小院的主人，陸懷海是客人。她雖然沒有交過手帕交，也沒有相熟的小姊妹來她家做客，但是待客的禮數她還是曉得的，怎麼能讓客人睡在地上！謝苗兒有些不明所以，她揚起腦袋，鏗鏘有力地說：「沒事的，我很結實。」她現在可不像前世那般弱柳扶風、一步三喘了，剛剛還和丫鬟一起抬了被子呢。若不是她的眼神太誠懇，陸懷海幾乎要疑心自己幻聽了。結實？結、實？陸懷海垂眸，看見她露在裙襖外的腳踝，細得和苕帚杆子一樣，只怕腿都沒他膀子粗，結哪門子實！他不知謝苗兒說的確實是心裡話，畢竟她自己才及笄就病死了，能活過十五的都算比她健康。陸懷海收回了目光，說道：「上去睡，妳若病了才是添麻煩。」他的語氣不算好，聞言，謝苗兒撇撇嘴，大大方方地起來坐到了床上。上去就上去，有床不睡的是傻子。夜色漸濃，陌生的兩人無話可說。謝苗兒只解了最外面的長衫，其餘的一件也沒脫，她悄悄偷看了陸懷海一眼，見他一身整齊，只脫了靴，便徹底放下了戒備。鬧了一天，他似乎很累，已經倒在地鋪上閉上了眼。謝苗兒也睏了，身體雖更康健，可精神上的疲憊難以避免，睡前她伸手去摸床架，試圖從後面扒拉出帳簾來，結果什麼都沒摸到。這間臥房的簡陋大大超出了謝苗兒的想像。離開了錦衣玉食的生活，她當然氣惱，可是回過神來又覺得自己不應該這麼想。能有眼下的境遇，她應當感恩上蒼才是。病逝並不出人意料，想來爹娘雖然會傷心卻也不會傷心太久，他們總歸還是要繼

續生活下去的。

眼下的每一呼每一吸，都是白白賺來的，她不該挑肥揀瘦。

謝苗兒端正地躺了下去。

陸懷海好像已經睡著了，呼吸均勻平穩，他的呼吸聲不算粗重，只不過地方太小，謝苗兒還是聽得很清晰。

他……好奇怪。

明明要把更好的床讓給她，偏偏不會好好說話，她要是氣量小些，只怕未必會領他的情。

算了，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如何才能和他走得更近，讓他肯聽她的話、不要再沾染那殺身之禍了。

想著想著，謝苗兒終於帶著所思所憶陷入了漫長的睡眠。

她是睡得好了，陸懷海卻沒有。

丑寅之際他睡得正酣，忽有什麼聲音鑽進了耳朵裡，那幾聲意義不明的哼唧把陸懷海從睡夢中硬生生拽了起來。

他撐著腦袋勉強坐起，被吵醒的怒氣還來不及發作，就聽見夢囈的始作俑者、在床上把被子扭成了麻花的謝苗兒，緊接著又喊了一嗓子——

「陸懷海，嗚嗚嗚，你不許死！」

生龍活虎的陸懷海本人傻了。

他有些頭痛，這個小姑娘白天說話時嬌嬌弱弱，誰能料到晚上說起夢話來竟如此豪放。

不過她在夢裡為什麼要喊他的名字？

陸懷海百思不解，他湊到床邊，低頭注視著謝苗兒熟睡的臉龐。

她夢到他了？

邕朝，長平三十三年，陪都。

建在地下的天牢深不見底，光都照不到的地方縱然插翅也難飛，二十七歲的陸懷海被關押此處聽候發落。

鋪在牢底的秸稈發了霉，與刺鼻的血腥味一混，勉強能算作這兒的「特產」。

陸懷海不知自己被關進來有多久了，失去了對光的感知後，他難以捕捉流逝的時間。

沉鏽的牢門被推開，幾道腳步聲劃破了靜寂，向他步步逼近。

來的人手上拿了火把，橙黃的光暈由遠及近，刺得久未見光的陸懷海瞳孔微縮。

他不閃不避，眼睛直視來人的方向，直到那個老熟人停在了他面前。

「陸大人，別來無恙。」

浙閩總兵官、武昌伯丁彥。

別來無恙四個字出現在這樣逼仄的牢房，實在是過於好笑了。

陸懷海面色平淡，他並不意外來的是丁彥，「怨在下枷鎖纏身，未能遠迎。」

此人死到臨頭居然還有心情反唇相譏？丁彥撫著自己的長鬚哈哈大笑，「陸大人吶，在下很是好奇，時至今日，你可曾後悔那日帶頭上疏，諫言開放海禁？」
祖皇帝祖訓，片板不許下海。

此律令一為集權，二為防倭，身為手掌重兵的抗倭將領，陸懷海竟敢上疏破祖訓、開海禁，怎能不讓皇帝震怒、朝野激蕩？

陸懷海坦然回答，「外賊可殺，內奸難除。海禁一日不開，百姓沒有活路，倭寇便一日不絕，沒有誰的身分比我更適合剖開這一點。」

他的話極懇切，裡頭的道理聰明人丁彥當然懂得。

沿海一帶被倭寇長驅直入，甚至一度打到過陪都，若非有陸懷海這個不世出的奇才，恐怕情況早就惡化到無法挽回的境地了。

而倭寇為何不絕？是因為他們三頭六臂、勇武難敵嗎？當然不是。

東南沿海人多地少，通商是許多人賴以生存的法子，嚴禁通商後海面戒嚴，老百姓沒有飯吃，為了養家糊口，不想被倭寇搶就只能跟著倭寇去搶別人。

此情此境，倭患自然不絕。

丁彥卻敏銳地捕捉到陸懷海話中的未竟之意，道：「陸大人逃避了在下的問題。」

「是，我後悔了，」陸懷海不打算遮掩自己的心思，他的眼神和他的為人一般澄淨，「我雖無妻兒，卻有父兄族人，帶累他們非我本意。」

這正是丁彥此來的目的，他語調忽而一轉，道：「那日讀過你的奏疏，皇上氣急罷朝三日，深惡之下，本欲將你陸家全族殺之而後快，巧的是，那日皇上經過千鯉池，聽見有宮人議論起幾個寡婦的故事。」

陸懷海眉心一跳，陸家一度被人譏諷為寡婦門楣——陸懷海的親祖父、兩個伯伯，和若干庶支的男性族人，接連戰死在延綏，留下了一院子的寡婦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。

丁彥繼續道：「寡婦們的丈夫皆是為國捐軀，皇上不忍牽連，是以只下旨斬你一人。」

陸懷海道：「多謝。」

不牽連陸家已經是最好的結局了，這些年為了募兵打仗，他站過隊亦得罪過人，一朝失勢，牆倒眾人推也無甚稀奇。

見陸懷海淡定得過了頭，彷彿聽見的是旁人的死訊，丁彥不由道：「你家人是沒事，可你若只是被輕飄飄地砍個腦袋，皇家顏面置於何處？說句大不韙的，皇上這口氣也無從紓解。」

陸懷海眉目依舊，道：「凌遲抑或是車裂？」

丁彥搖頭，「皇帝下令，要廢了你的武藝，穿了你的琵琶骨，再從陪都走陸路押解回京候斬。」

兩都相距幾千里，快馬跑一趟也要月餘，囚車押解犯人回京，恐怕沒有兩個月走不下來，今上在折磨人方面很是有些巧思。

陸懷海輕笑，問：「何日行刑？」

丁彥答道：「今日午時。」

兩人再無話可說。

正午，驕陽烈烈正當時，從京城趕來監刑的天使，帶著「彈琵琶」的匠人來到了刑場。

眾人皆知，陸懷海一手左手刀使得是出神入化，所以天使很是「貼心」地叮囑匠人，別弄錯了方向，要穿的是左邊琵琶骨。

鐵釵沒入肌理，捶擊之下與骨骼共同發出震耳的嗡鳴，殘存的熱血噴湧而出，帶走了陸懷海身體中的熱意。

疼，鑽心的疼，十指尚且連心，何況用鐵器從胸腔生生鑿過。

劇痛之下，陸懷海雙眼緊閉，一聲不吭，倒讓天使以為他昏死過去了，特地走到他身前去查看他情形。

皇帝有令，他可不能就這麼死了，非得活著到京城不可。

像是察覺了什麼，陸懷海陡然睜開眼，眼神有如出鞘的劍光，直射向正前方。

怕被血濺到，天使離他足有數丈遠，可還是被他的目光刺得後退了幾步。

天使忙咳了兩聲，掩飾自己的驚駭，同隨從低語，「去，將金瘡藥都拿來，別讓他死了。」

金川門內外鴉雀無聲，並非無人，相反的，圍觀者眾，可連黃口小兒都不敢發出啼哭。

人群中似乎有稚子在低聲向父母發問：「這個哥哥我好像見過，之前是他救了我們，帶我們打跑壞蛋……」

稚子的話沒有說完，便被家人捂住了嘴。

被持刀兵士團團圍住的囚車，緩緩穿過城門。

陸懷海年少成名，以一擋百，是以哪怕被穿了琵琶骨他們都不放心，怕他生出翅膀逃出去，要安排如此多的人看守。

事實上，傷口正在潰爛，骨頭被貫穿的疼痛也分毫未減，這場酷刑無異於漫長的凌遲，陸懷海連抬手的力氣都不再有。

這麼多人全副武裝，只為看住一個連刀都拿不起來的人，如何不好笑。

離開陪都沒多久，陸懷海因傷口受風發了高熱，幾日下來消瘦到可怕，小山一般的身軀迅速垮了下來，看守的兵卒都不忍多看他一眼。

陸懷海的意識卻並沒有變得昏沉，如果受了傷就昏頭，那他早死在戰場上了。

陸懷海始終很清醒，一路盯著走過的城鎮，對比著腦內邕朝的輿圖，算著自己還需要活多久。

皇帝明擺著是要出氣，他若死得快，皇帝就要把這口氣出在陸家其他人身上了。

遣丁彥來告知他，便是這個原因，所以他不能死得太早。

刀光劍影裡遊走留下的警覺仍在，陸懷海盤算之餘，敏銳地察覺自己彷彿被什麼東西盯住了，從出金川門起，似乎一直有人在默默看著他。

征戰多年，陸懷海無比信賴自己的直覺，它是他最好的朋友，無數次救他於危險

的邊緣，可始終沒找到目光的源頭，陸懷海皺眉。

他的感受並非子虛烏有——

謝苗兒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在夢裡，她正清清楚楚地將陸懷海所經受的一切看在眼里。

什麼忠臣良將、世家英豪，一朝身故，能留在故紙堆裡的也只有寥寥幾行。

史書中的陸懷海更像是一個符號，象徵著披肝瀝膽、象徵著勇冠三軍。

謝苗兒不得不承認，古往今來那麼多將軍，她獨獨鍾情於陸懷海以身寫就的篇章，不無他悲劇收場的緣故，遺憾的故事總讓人記得更深。

她知陸懷海不得善終很是心疼他，恨不得鑽進書裡手刃那起子勾結陷害他的人，甚至大逆不道地偷偷想過，要把那忠奸不分的皇帝老兒也拉下馬來。

可眼前的一切是嬌養在深閨裡長大的謝苗兒，從史冊一角窺探陸懷海生平時未曾設想過的慘烈，她頭一回見到這麼多血，她不敢想他會有多疼。

謝苗兒忽然覺得自己從前的「欣賞」很殘忍，眼前被困於囚車、支離著病骨等死的，不是符號是真實的人，征戰多年，最後卻落得如此下場。

陸懷海……

謝苗兒難受得快要落下淚來，完全忘記自己正身處夢境中，她使出渾身解數，試圖要用自己的身體去幫陸懷海擋住炎炎天光。

正值處暑時分，天熱得很，兵士們連刀都覺得燙手，用布條裹了才掛在身上。

囚車中的陸懷海口乾舌燥，從他胸腔橫穿過的玄鐵被曬得發熱。

恍然間，一陣若有似無的微風輕輕吹過，陸懷海下意識抬起下頷。

天藍得通透，有一朵雲慢慢飄到了他的頭頂，或許這朵雲真的為他擋下了三分熱意，陸懷海舒了口氣，倚著木牢小憩了一會兒。

也許老天不忍他再多受折磨，一路上一滴雨也沒下過，都是趕路的好天。

距京城越發近了，陸懷海抬起頭，又看見了那一朵雲。

少年時他欲習武，父親堅決不允，將他罰跪在祠堂的神龕下，他倔強不肯低頭，始終昂著腦袋，視線碰觸到神像的那一剎那，他的眼神和神像悲憫的目光交會在空中。

那時被神祇注視著的感受，就同現下很相似。

陸懷海眯了眯眼，記下了那朵雲的形狀，他用剩餘的路途，確定了這朵雲確實一路跟隨著他。

陸懷海不信怪力亂神之說，但是他相信自己的判斷，捱著等死實在痛苦又乏味，他斜靠著柵欄，歪著腦袋端詳那朵雲，這便是他最後的消遣。

高聳巍峨的城樓、漸行漸近的熙攘人聲……京城就快到了，隨行的兵士和幾個大夫都很高興，陸懷海沒死，他們不會吃掛落了。

陸懷海也很高興，因為他抬起頭，看到那朵雲還在。

他終於閉上了眼。

剎那間，月餘滴雨未落的京城，迎來了一場滂沱大雨，淋漓的雨將天地連綴成混沌一片，雨聲紛亂嘈雜，一點微光悄悄穿過了百年光影。

夢醒了。

謝苗兒渾身已被冷汗浸透，一睜眼，天還沒大亮，她獨自臥在床上，旁邊的地鋪空無一人。

雖然已經醒了，但是謝苗兒的心還沒能從夢境的餘震中走出來，夢中經歷的一切太過真實，就像她真的陪他走過了最後的那段日子。

謝苗兒抬手，試圖安撫自己狂跳的心，可是她無法控制自己不去回想夢裡的觸目所見。

大片大片的血刺痛了她的眼睛，是陸懷海的血。

她雙手抱頭，窩在床上緩了好一陣才喘過氣來，地鋪上被人躺過整夜的痕跡還在，謝苗兒眼神掃過，竟瞧出了點安心的意味。

至少，現在他還好好地活著。

謝苗兒緩緩呼出一口氣，穿上繡鞋，整飭好衣衫，慢悠悠地下了床。

從前她只要一醒，聽見她動靜的星牖就會及時打起床簾，拿熱熱的帕子為她擦臉醒神，再服侍她用濃茶漱第一道口。

現在謝苗兒的處境和以前大不相同了，她不再是嬌貴的謝太傅嫡女，只是陸家一個小小的姨娘。

陸懷海如今才十七歲，陸家現在的頂梁柱是他的父親陸泮章。

陸泮章雖有世襲千戶之位，如今在台州衛任指揮僉事，也是個四品官，但陸家原本是榆林人，世代在黃土坡上經營，被調來江浙後人生地不熟，陸泮章又因早年間的遭遇無心鑽營，每日點卯混日子罷了，不撈錢也不撈權，從陸家的宅院就能看得出來。

鐘鳴鼎食的謝太傅家，就算是僕婦住的地方也會整飭乾淨，沒有荒廢成這樣的院子。

所以謝苗兒知道，自己得學著去做一些事情。

紅木的臉盆架和梳妝檯是這間臥房裡最像樣的物件，謝苗兒掀開鏡衣，拿起她唯一擁有的私產——一支素銀簪子，坐在鏡前挽髮。

從前瞧著星牖盤髮的動作行雲流水，怎麼現在照她的動作去做就這麼難呢？

謝苗兒很是苦惱，和煩惱絲鬥爭許久，才挽了一個鬆鬆的髮髻。

她對鏡端詳了一會兒，自覺能見人了，便捧起木盆準備去盥洗。

簪子盤得不甚牢靠，謝苗兒走起來繃著頸子不敢亂晃，生怕半道上它就散了。

一出門，她後知後覺地發現天光還未大亮。

見地鋪上無人，陸懷海已經起身，她還以為時辰不早了呢。

第三章 不放棄習武心思

小院裡，陸懷海吸取昨日的教訓，拋棄了滿是灰的苕帚，拆了薜荔架子上的橫杆充作兵器，正在虎虎生風地耍著劍法。

一根木棍子都能使得這麼瀟灑，這還只是十七歲的他呢，所以端著盆路過的謝苗兒不由感歎，「哇，好厲害！」

她只是隨口一歎，並沒有和陸懷海攀談的意思，拋下句「好厲害」之後，雲淡風

輕地從他身邊走過了。

陸懷海卻突然停了手上的動作，叫住了她，「等等。」

謝苗兒乖巧地頓住了腳，一臉茫然地扭頭看他。

她和個沒事人一樣，絲毫不知自己昨晚幹了什麼，陸懷海瞧著她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情，問道：「妳知道我為什麼起這麼早嗎？」

謝苗兒下意識想搖頭，但是腦袋上的髮髻不牢靠，便改成了擺手，隨即又靈光一閃，她想到了應該怎麼回答，「是因為陸公子想效仿祖遜，聞雞起舞？」

雞？

陸懷海心道，他被她一嗓子喊醒的時候，別說雞沒起了，街上的狗可能都還沒睡呢！

他磨了磨自己的後槽牙，還沒張口，又感受到了眼前這個少女熾熱得不加掩飾的目光。

她說起話來聲音清脆，就像開春時河面的冰層時化開的聲音，「和陸公子比起來，我簡直要無地自容了。」

謝苗兒哪知道陸懷海是被她說夢話喊醒之後難再入眠，索性早些起來練武。

她是真情實感地這麼想——他可太勤勉了，這麼早就起來練武，難怪日後會成為大將軍！

不過真話有時候聽起來反而很像陰陽怪氣，陸懷海瞬間挑起了眉，可是看謝苗兒臉上的真摯都快滿溢出來，他還是把想說的話憋了回去。

說夢話的人和醉鬼沒有區別，一覺醒來就忘光光了，而且說夢話的人往往不會承認自己說夢話，就像醉鬼不會記得自己發酒瘋一樣。

醉鬼尚且是自己貪杯闖禍，待他醒來還是可以好好刁難刁難，但說夢話嗎……他還能怎樣，揪著她揍一頓嗎？

陸懷海歎了一口氣，不無憐憫地掃了謝苗兒一眼，她這個小身板，他一劍就能挑飛了。

最後他只對謝苗兒說：「算了，去盥洗吧。」

謝苗兒有些懵，算了？什麼事情就算了？

不過她自知不瞭解的事情有很多，沒有追問，懵著腦袋洗臉去了。

等她盥洗完，陸懷海還在練劍，謝苗兒不通武學，說不出精妙之處，但是也看得出來他的瀟灑如風。

謝苗兒加快了步子，她要趕快把空臉盆擱回去，然後過來看他練武！

還有比這更快樂的事情嗎？

她居然能看到距她百年之遙的陸將軍舞劍，後世那麼多敬仰他的人，誰有她這個好福氣？

謝苗兒雀躍得簡直要飛上天去，曾活過的那十五年裡，唯一限制住她的只有她自己不爭氣的身體。

不過正是因為她體弱多病，謝太傅和謝夫人早就做好了養這個女兒一輩子的準備，沒打算讓她嫁人，當然也就沒有按出嫁的標準去要求她循規蹈矩。

謝苗兒是在父母的寵愛裡長大的，除卻親人和丫鬟婆子，幾乎沒有旁的待人接物的機會，所以她行事說話一向直率天真，想到什麼便去做了。

謝苗兒有些艱難地把椅子拖到窗前，推開了白牆上的長格扇窗，從窗台伸著個腦袋大膽觀賞。

當然，陸懷海很快就發現了她的目光。

見他再度停下動作，謝苗兒脖子一縮，以為是自己的旁觀打擾了他，忙道：「抱歉，我、我不看了。」

恰如謝苗兒覺得自己還不瞭解陸懷海，陸懷海此刻也覺得自己實在看不透這個才進門的妾，他的眸光流轉，最終還是和她的眼神在空中交會。

陸懷海問她，「謝姑娘妳不介意我在這裡舞刀弄槍？」

謝苗兒不明白他的意思，「我為何要介意？」

陸懷海把手上的長棍往邊上一拋，力度剛好把它扎進了小花壇的泥巴裡。

他說：「那就好，我會常來的。」

謝苗兒不理解他的意思，不過她有不懂就問的好習慣，「你是說，會在我的院子裡面練武嗎？」

這個院子這麼小，她想旁觀都只敢在窗戶後面，他如何施展得開呢？

陸懷海沉默了一會兒，他爹陸滙章老實守成，所以他是陸家這一輩裡唯一活下來的男丁。

陸滙章不怕兒子沒出息，反正家中世襲千戶，只要不作奸犯科自有他的飯吃，他只怕陸懷海太有出息，千方百計阻止他習武考學，生怕陸懷海走上戰死沙場的老路。

陸懷海知道，陸家人在保衛延綏、抗擊韃靼中立了功勞，最後非但沒落著好，還因為在朝中依附的靠山倒了台，被調離了故土來到這裡。

這是陸家人的心結。

可是要十來歲的兒郎從此放下自己的本領，去過那一眼望到底的日子，比讓他立刻死了還殘忍。

陸懷海想反抗，陸滙章明令禁止不許刀兵出現在家中，陸懷海搞來一個他就砸一個，好好一對父子就這麼活成了仇人冤家。

謝苗兒不是會讀旁人的臉色的，不過陸懷海臉上的不豫之色過於明顯，她還是能看見的，忙道：「抱歉，如果你覺得我問得太唐突，不必回答我的。」

陸懷海收回了思緒，他唇角一勾，也不知是在嘲笑誰。

他略去了旁枝末節，直說道：「昨天的情形妳是瞧見了的，我父親不許我習武，我不同意。妳這裡他不可能來，我在此行事便宜。」

陸懷海雖然有一萬種辦法可以應付他爹，但是鬥智鬥勇也是很累的，如今既然有了這麼個避風港，可以節省這個精力，何樂而不為呢？

既然要用她的地方，把事情和她說清楚也無妨，陸懷海便說了。

原來是這個原因，謝苗兒稍微想了想便明瞭了。

傳記中當然沒有記載陸懷海家中狗屁倒灶的事情，從前她最多從一些旁人的記敘

和軼聞裡，瞭解到陸懷海和家中關係並不算和睦，卻不知是這個原因。
謝苗兒很是驚訝，陸家人是軍戶，陸懷海又極有天賦，他爹居然會不讓他習武。

「我明白了。」謝苗兒捏了捏拳頭。

她現在還做不了什麼，能在這樣的小事上幫到他，她當然不會拒絕。

見她模樣認真，嬌腮粉靨煞是可愛，陸懷海心底微妙的陰霾悄悄散去，勉強克制住自己想再看她一眼的衝動，收回了目光，閒閒往院門口一瞥。

門口站著的是他母親蘇氏身邊的箏雅，見陸懷海和謝苗兒正「含情脈脈」地對視著，一時進也不是退也不是。

陸懷海先發制人，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箏雅福了福，道：「小少爺早，夫人那邊想請謝姨娘去一趟。」

箏雅心道，這個謝姑娘只是個妾，無論是伺候婆母還是給婆母請安，都輪不到她，若非昨夜小少爺當真歇在了這裡……

陸懷海是個男人，沒察覺有什麼。

謝苗兒對後宅之事更是一竅不通，長輩有請，去便是了，她應下後隨箏雅一起踏出了院門。

陸澣章在家行三，上面兩個兄長、老大陸勝文老二陸定峰死得早，都沒有留下兒子，所以世襲的職位落到他這個小兒子頭上。

陸大夫人陳氏和陸二夫人姚氏孀居在家，一心守寡，沒心思摻和旁的事情，所以現在操持陸家宅院大小事宜的是陸三夫人蘇氏，陸懷海的母親。

蘇氏昨夜睡得不好，昨兒清早起來，得知前一天夜裡兒子沒有回府，她本想著悄悄派人找他回來，不要驚動家裡其他人。

沒想到還是被丈夫察覺了，最後在台州衛最大的青樓豔滿汀的後門，逮到了正從裡面出來的陸懷海。

陸家算不得什麼清貴人家，但是家中子弟出去嫖宿無論如何也不是光彩的事情，陸澣章自然動了大怒，要動家法，蘇氏緊趕慢趕也沒攔住。

當然，乖乖挨打不是她好兒子的作風，會鬧得雞飛狗跳並沒有出乎蘇氏的意料。

只不過老夫人前日發癆病帶回來個妾，正好被陸懷海捉了作筏子，把他爹氣得兩頓沒吃不說，到了晚上居然還真的歇在了那小妾院子裡。

這讓蘇氏很是憂心，她在某種程度上和丈夫立場一致，他們就這麼一個兒子，當然不希望他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去搏軍功，只願他安安生生地襲陸家的職，但是這不代表她願意看到陸懷海真的變成紈褲子弟，行事不檢點沉迷女色。

他們母子間一直淡淡的，所以這種事情蘇氏不打算直接和兒子談。

今天清早，蘇氏先叫來了那兩個妮，聽她們說昨晚並沒有發生什麼，才放心來。

不過那個妾室……蘇氏心想，該敲打還是要敲打，以免她日後心大。

正被蘇氏念叨著的謝苗兒一無所知，她跟在箏雅身邊，一邊繃著脖子走，一邊打量著陸家的光景。

陸家人口不豐，府裡的院落並不多，許是因為他們本就來自北邊，連院子裡的假山似乎都要比江浙人家慣用的更嶙峋粗獷。

她在看新鮮的風景，神情鬆弛，毫不緊張。

一旁的箏雅一直在偷偷打量她，小少爺最討厭被長輩擺佈，眾人原本以為他會厭屋及烏嫌棄這個莫名其妙多出來的妾，結果非但不然，小少爺當晚就按捺不住去了人家院裡。

眾人都在猜，這個謝姨娘得是何等的姿容，竟讓倔強的小少爺一見鍾情？

不過在箏雅看來，謝姨娘生得是不錯，可年紀尚小還沒有長開，撐死了也就三分美麗七分可愛。

謝苗兒被她看得毛毛的，隨即放慢了腳步，和箏雅錯開兩步，避開她的視線。

箏雅收回了稍顯冒犯的目光，加快了步子，引著謝苗兒來到了蘇氏的地盤。

謝苗兒一臉坦蕩地邁過了門檻，朝坐於上首的端莊婦人行了一個禮，站起時悄悄抬起眼眸，看向陸懷海的母親。

是一個眉峰高挑的中年女子，顴骨生得有些高，唇角沒有笑意。

陸懷海母親的生平，史書上筆墨寥寥，除了她出身軍戶人家以外，謝苗兒只記得她長壽。

長壽到什麼地步？她的兒子、女兒、丈夫，乃至她的妯娌、侄女侄女婿，全都死在了她前頭。幸或不幸，也許只有她自己才清楚。

與此同時，從謝苗兒踏進這間屋子起，蘇氏也在打量著她。

不同謝苗兒小心翼翼的窺探，蘇氏梭巡的眼神絲毫不加掩飾，足足將她上下看了兩圈後，才道：「坐吧。」

謝苗兒應聲，遙遙隔了一把椅子落坐。

謝太傅身為文臣之首，他家女兒的禮儀自然沒話說，從進門起的福禮到入座後的坐姿，哪怕是讓宮裡的女官來看都是挑不出錯的。

蘇氏見了，心裡暗暗一驚，若非她早知這謝姨娘的出身，無論如何也看不出她是個商戶女。

據她所知，謝家不過是個開布坊的，怎麼教養得出這樣的女兒？

蘇氏看著她，嘴角扯出個和煦的笑，「箏雅，給謝姨娘看茶。」

蘇氏不笑的時候還好，看著不好親近但也不算刻薄，可她一笑，反倒有些皮笑肉不笑的意味。

謝苗兒回她一個笑，「多謝夫人。」

她低下頭，認真喝茶。

見這謝姨娘身量纖纖，好似只有一把骨頭，也就臉上有些肉，蘇氏想起她家道中落，父親被害死，如今髮間只有一根素銀簪子，敲打的話忽然說不出口了。

最後蘇氏只道：「這兩日在府裡過得可還習慣？」

陸將軍的娘果然也是個好人啊，還特地關心她。

謝苗兒非常感動，抿著唇微微點頭，「都習慣的，只是昨晚的夜食有葷腥，我……不能用，最後生生浪費了。」

原本的謝苗兒在父親死後沒多久也走了，按理說如今謝苗兒做了妾，也算出嫁女，但是她自覺用了人家的身體，占了天大便宜，就應該好好把孝守滿。

雖然昨晚只有一道白燒筍雞是葷菜，但其他的菜她怕用了葷油也沒有動，最後只吃了那碗白米飯。

長輩當然喜歡孝順孩子，蘇氏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妳是個孝順的。箏雅，一會兒記得和廚房吩咐，單獨給謝姨娘做素菜，別犯忌諱。對了，妳父親的喪事可置辦了？」

謝苗兒根據原身生前最後的記憶答道：「之前家母帶著小妹小弟去了鄉下，那日老夫人不僅救下了我，聽我哭訴後還派人將……父親的屍身收斂，送到了鄉下，由家中長輩治喪。」

謝爹是個好人，為了女兒豁得出命，陸老夫人也是好人，為萍水相逢的人能做到這個地步。

可是謝老爺死了，陸老夫人這樣好的老人家，得了瘋病。

謝苗兒心裡湧出了一股淡淡的傷感。

聽罷，蘇氏亦有些感慨，「妳就是命不好，不過女人總難免命苦，唉，算了，妳日後本本分分的，好好伺候懷海，總能過下去的。」

她說著說著還自顧自歎起氣來，謝苗兒不知她想到了什麼，只好一個勁地點頭。蘇氏把自己敲打的初衷忘得乾乾淨淨，抓著謝苗兒聊了許久，最後才道：「既然妳是老夫人做主接回府的，如今妳也該去正院給她行謝禮。」

謝苗兒重重點頭，然後有些不好意思地說：「夫人，我不知去正院該往哪走。」

蘇氏道：「小事，就還是讓箏雅帶妳過去好了。快去吧，一般早上老夫人都是清醒的。」

言外之意，就是她在其他時候都是不清醒的。

謝苗兒謝過蘇氏，跟著箏雅出去了。

走到半途，箏雅忽然小小地驚呼了一聲，面露赧意，「姨娘，抱歉，奴婢有些肚子疼，沿著這條路往北去就是了，麻煩姨娘自己過去。」

人有三急，聖人都無法免俗，謝苗兒點頭，反正陸家不大，知道了方向就好走。轉過最後一個花壇的時候，她忽然感覺有什麼東西斜斜地從她後腦杓擦過，未等她反應過來，原本搖搖欲墜的髮髻順著風散開了。

發生得太突然，謝苗兒匆忙轉身，只見「罪魁禍首」手持一把木劍，縮在花壇後面，一動不動地看著她。

是一個小姑娘，看起來也有十來歲了，可她扒著花壇邊邊的指甲裡全是泥巴，舉止與孩童無異，唇角甚至還有一些微妙的亮晶晶，像是口水。

她長著一雙很像蘇氏的眼睛。

豔滿汀，台州衛最出名的青樓，起的是豔俗之名，做的是皮肉交易。

正午，澹澹的河面上漂著幾艘精緻的畫舫，甲板上的閣樓都有四五層，每一層的

欄杆邊都站著朝岸邊招手的女子，波光粼粼，花紅柳綠，好不美麗。
與這個氛圍格格不入的陸懷海，背著新打的佩劍，沉著臉穿過尋歡作樂的人群。
有一艘畫舫靠了岸，上面的男女兩兩相擁，好似一對對野鴛鴦，當然，其中也不乏野鴛鴦……

陸懷海精準地從人群中看見了自己要找的那位，大步流星地走了過去。
船上那位撥開身邊的鶯鶯燕燕，從船上跳了下來，他熱絡地攬住了陸懷海的肩，
「昨夜的感受如何？」

陸懷海毫不客氣地把他手打開，「你在說什麼東西。」

「你不是才納了妾，正是夜夜做新郎的時候，找我做什麼？別告訴我你今天還有精力練劍啊。」

這個人從來嘴上沒把門，陸懷海並不奇怪，他在乎的是旁的事情，「李成蘭，你何時知道的？」

李成蘭迎著太陽，伸著懶腰打了個大大的哈欠，他從昨夜起就待在畫舫，一點光都不見，眼下一見光，眼角就泛起了淚。

他說：「台州衛誰不知道？你奶奶英雄救美的故事，快連說書的都要開堂講一講了。」

陸懷海陷入沉默，不知心裡在想些什麼。

見狀，李成蘭更要開他玩笑，「走了走了，別叫師父久等。快和兄弟說說，你那妾長什麼模樣，可會伺候人？」

陸懷海懶得和李成蘭這種人糾纏，直接拔劍橫在他面前。

李成蘭是個混不吝的，當然無所謂，甚至還要把脖子往他劍上比一比，「喲，別是走了心，兄弟開句玩笑都不成了。」

陸懷海沒否認也沒承認，淡淡瞥他一眼，「你還是先管好自己腰下那些事吧。」

李成蘭見他認真，沒再說了。

陸懷海收劍入鞘，心裡卻因為李成蘭突然的提及，想起了他的妾。

清早起來，她望著他練劍的眼睛在發光。

昨晚，她的夢囈裡有他的名字。

而他只知她姓謝，並不知道她叫什麼。

陸懷海想，或許下次見到她，應該問一問她的閨名。

見陸懷海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，李成蘭又開始惹他，「不是吧，陸兄，還真讓我給說中了？」

陸懷海沒搭理他，李成蘭自覺無趣，給自己打圓場，「快些走吧，想女人了晚些有的是時候想，別誤了時間讓老頭久等。」

「我今日出門可沒晚，」陸懷海說：「是你睡到日上三竿才起來。」

他和李成蘭不同，他是假紈褲，偶爾做些混帳事，單純只是想把爹給氣死。

李成蘭是個真紈褲，吃酒賭錢不說，還是青樓的常客，立志要做全台州衛花魁娘子的人幕之賓。為了爭好顏色，和旁的官僚子弟打架鬥氣也是有的，畢竟官僚子弟那麼多，誰還不是個紈褲了呢。

李成蘭屢戰屢勝，不是因為他拳腳有多好，而是因為他背後有靠山，紈褲打架，拚的可不是誰厲害，而是誰的爹厲害。

所以李成蘭的出身城中多有議論，都在傳他是京城大官的私生子，嫡母無子又跋扈，壓得李成蘭的父親不得不把他放到這遠離京城的地方來。可畢竟是自個兒的兒子，李成蘭的父親沒有虧待他，該給的東西都給了。

陸懷海會認識他，也是兩年前不打不相識，漸漸熟稔後，對於好友的身世，陸懷海沒有問過一句。

同樣的，李成蘭也不會去探究陸家的家私。

正午的大太陽曬得人口乾舌燥，河面反射的粼光乍一瞧美麗，看多了只覺得刺眼。兩人加快了腳步，一起到了李成蘭的住處。

不同有些荒廢的陸府，他家要寬敞多了，好幾進的院子。但這麼大的地方，除了幹活的婢子，稱得上「住」在這個院子裡的人，只有李成蘭和一個姓宋的老僕。李成蘭嘴裡的「老頭」和「師父」正是這個宋老頭。

這個老頭很奇怪，對李成蘭的聲名狼藉渾然不在意，從不插手管他，但每日午後，李成蘭若是敢不來和他習武，會把他的頭打破。

李成蘭不堪老僕的重壓式教習，他心想老頭教他一人，兩隻眼睛都盯著他，他把陸懷海拉來，多一個人要教，老頭豈不是能少分一半眼神給自己？他立馬就把陸懷海拉上了。

武學多是家學淵源，自從陸懷海十二歲那年起，因陸家巨變，陸泮章不願再讓兒子走老路，就不再傳他武藝，陸懷海只能自己野蠻生長。

李成蘭的邀請於陸懷海而言，無異於打瞌睡有人給送枕頭，不過他和李成蘭越熟，落在陸泮章眼裡便是四個字——近墨者黑。

這不，過了下晌，陸懷海同李成蘭和宋老頭道了別，背起長劍回陸家，才邁進門檻就聽得身後傳來匡噹一聲巨響。

「把門關好。」陸泮章吩咐守門的小廝，一副要甕中捉鱉的架勢。

陸懷海腳步一頓，繼續往前走。

轉眼間，陸泮章已經走到了他身邊，單手把兒子新打的劍抽出來，橫在他的前方。

陸泮章說：「哪家鋪子打的？」

陸懷海停步回答，「東街陳氏鐵行。」

陸泮章看著如今已長得和他一般高的兒子，嗯了一聲，耍了個劍招，反手把劍又拋回給了他。

身體本能的反應比腦子轉得更快，陸懷海極快地揚手接過，眼睛一眨也不眨，凌空向前一揮——比針鼻大不了多少的一隻飛蟲被削了翅膀，撲簌簌地墜下。

劍刃上倒映著燦燦的暮色與寒光。陸懷海收劍入鞘。

陸泮章撫掌，隨後發問：「好劍，你哪來的銀子？」

陸懷海坦坦蕩蕩，「當然是簽了陸僉事的大名。」

陸僉事陸泮章臉瞬間黑了，扮演慈父實在不是他的強項。

不過陸懷海對此不以為意，邕朝的世襲官職並非毫無門檻，兒子想接父親的官，

在承襲之前還有考核要走。

百善孝為先，孝道不得有缺就是第一個門檻，所以陸澣章最多也只能關起門來教子，不可能出去大張旗鼓地和街上的商販說——我要和我兒斷絕關係，他簽我名不做數。

陸澣章當然知道陸懷海在想什麼，他的好兒子聰明得很，別家都是長輩用孝道拿捏兒女，他倒好，反倒用孝道來拿捏他這個爹。

演不下去慈父的陸澣章再次和兒子上演全武行，蘇氏聞訊而來做和事佬，正巧散步路過的陳氏和姚氏，竟也施施然停下腳步開始圍觀。

陸懷海和往常一樣，表情淡淡的，看不出有什麼情緒。

陸澣章知道這一次教子也不會有什麼結果，他深吸一口氣，對陸懷海道：「你不要以為做爹的是在害你，只有你這種沒上過戰場、沒見過死人的孩子，才會嚮往拿起刀劍去打仗。」

蘇氏聞言，踢了踢丈夫的腳後跟，暗示他別說了，大嫂和二嫂還在，她們的丈夫都是戰死，不好當著她們的面這麼說。

果不其然，原本只是在看戲的兩個夫人神情一僵。

陸澣章話到嘴邊，不說不行，他對著陸懷海的後腦杓繼續說：「我們陸家幾代忠骨，最後換來的是什麼？高升嗎？不，你老子我現在只能在這坐冷板凳，管一群兵不是兵民不是民的人種地屯田！

「如今文臣勢大、衛所廢弛，縱有何等的抱負，無兵可用還打個屁！而且這裡是江浙，不是遼東，沒那麼多韃靼給你打！」

說得氣急，陸澣章直接朝陸懷海右腿肚就是一腳，鼻子裡竄出來句冷哼，「啞巴了？行啊，若你還是這個想法，那就去祠堂跪著吧，在你爺伯的牌位下好好想一想！」

他動了真火，蘇氏沒有再勸。

陸懷海回頭轉身。

他爹的眼神灼灼，有憤怒、有失望、有關切，還有恨鐵不成鋼。

他娘的眼神疲倦，像是在無聲地控訴他的不省心。

這一次陸懷海沒有回嗆，他說：「父親說的每一句話，我都很清楚。」

然後轉過身，步履穩健地朝祠堂的方向走去，他用行動表明了自己的態度。

謝苗兒沒有見到陸老夫人，半路遇上的那個小姑娘，是蘇氏的女兒、陸懷海的親妹妹，叫陸寶珠，今年十二了，但是小時候磕壞了腦袋，從此便癡傻如幼兒。

這些是箏雅告訴她的。

她送謝苗兒走到半路，想起出來時忘了將陸寶珠的屋子鎖好，藉口肚子疼趕回去，卻沒想到這個小小姐已經偷跑出來，還拿木劍把謝苗兒的髮髻打散了。

箏雅急忙道歉，「姨娘，實在對不住，奴婢給您重新盤好頭髮，再去拜見老夫人吧。」

謝苗兒點頭，她並沒有因為陸寶珠的冒犯而生氣。

原來陸懷海有個妹妹，只不過因為生病見不得人，沒有在歷史中留下痕跡的她，一生是如何度過的呢？謝苗兒望著陸寶珠晶亮的眼睛，悄悄地想。

CRESCENT